

清代
叢刊
筆記

兩般秋雨盦隨筆

梁紹壬著

六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目錄

太字通世

忽親

陰壽

首陽山

左傳對

佘太君

戒殺生

山魃焦僥

願為人婦

蔗蟲

徐中山女

野合

寓錢

步

三蘇祠對

腹葬

鬼畏桃

方夫人詩卷

蛻岩詞

知訓見字

程少山

膏粟

袍

尖頭靴

頗羅庵詩

雲貞寄外書

河東山西

雙聲

黃雀銀魚

土饅頭

罷官詩

饑婦吟詩

百花冢

翰苑吏

西施封神

朝儻

郭汾陽

通文

家弟家孫

李東白

物理

舉皋陶

冥婚

名字通用

十二時

薜荔

朱儒

對聯

妯娌

妻作夫誌銘

帳

葵扇

柴窠

詩評

詠旗亭畫壁詩

秩

任城太白酒樓詩

硯瓦

太公

行酒之法

鄧會

伏波

壽堂

姬

馬精化蠶

白髮

蘇小小

邱嫂

吳日章

進士不讀史記

口語成讖

虎狼

後身

同氣之異

阿蠻

妒律

史閣部書

萬歲

鋼

修竹楊家

古字

李赤

丹青引

蓴菜

繡帳錦帳

禽獸殉難

帝王別號

成語對

粵僧詩

文人詩

動物出土

公牘

誤出經題

錫字

押木字

太公年

里老答縣官

諱

學生次序

四克

日月燈

拾遺記

尚主

臺閣詩

奇逢

日月如丸如扇

陽朔縣

典故歧出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錢唐梁紹壬應來甫纂

太字通世

太世二字。大約古人有時而通。明堂世室。公羊穀梁俱作太室。衛大叔儀。公羊作世叔。齊樂太心。作樂世心。鄭子太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曰太子。而春秋傳曰。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曰世子。而申生子華終生等。並稱太子。

忽親

今俗乘凶納婦。名曰忽親。又曰拜材頭。古者居父母喪而婚娶。見於經傳者。惟宣公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一事。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也。舊唐書張茂宗傳。德宗曰。如今人家有借吉為婚嫁者。諫官蔣乂曰。人家有不甚知禮教者。或女居父母服。借吉就親。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宋時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無人侍奉。子孫居喪。聽尊長自陳驗實。方許婚娶。未有居然冒喪易吉而婚娶者。此俗不可不禁也。

陰壽

陰壽者。生忌也。陰而係之以壽。壽而冠之以陰。奇文也。人以喜喪為對。工切無比。杭人以福壽備而死。

諸俗呼陰壽之說。各省不行。而吾杭為甚。二十年前。不過營齋營奠。至親素服展拜而已。近則笙歌宴席。無異稱觴。子若孫者。綵衣將事。忍乎。

首陽山

詩唐風首陽之巔。論語餓於首陽之下。馬融曰。首陽山在蒲阪河曲之中。一曰首山。左傳宣子田於首山。寰宇記云。首陽即雷首之南阜。或稱首山。漢地理志。蒲反有首山。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一曰獨頭山。水經注。關駟曰。首陽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一曰襄山。穆天子傳云。東巡自河首襄山。一名薄山。穆天子傳。登薄山。寘軫之陞。一名堯山。水經注云。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阪三十里。俗亦謂之堯山也。一名中條山。元和志云。雷首一名中條。在河東縣南十五里。永樂縣北三十里。一名陜山。湯伐桀。升自陜。注在河曲南。寰宇記云。堯山即雷首山。山有九名。亦即陜山。一名歷山。一名甘棗山。一名渠豬山。並見括地志。總名之曰雷首山。禹貢曰。壺口雷首。是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亘數百里。故隨地異名也。

左傳對

先大父好讀左傳。山舟學士集句手書以賜云。行道有福。能動有繼。居安思危。在約思純。

余太君

小說稱楊老令婆曰余太君不知何本按畢尚書沅關中金石記云楊業妻乃折德辰之女世以為折太君

戒殺生

戒殺亦善事也。虔奉之固不必痛闢之亦不可。裴晉公曰。雞豬魚蒜。逢著便喫。生老病死時。至即行。此妙法也。又某相國問僧曰。戒殺如何。曰。不殺是慈悲。殺是解脫。曰。然則儘食無害乎。曰。食是相公的祿。不食是相公的福。此妙解也。經言菩薩元制食三淨肉。謂不見為我殺。不聞為我殺。不疑為我殺。復益之以自死鳥殘為五淨肉。是佛亦未嘗食素也。然必窮極珍異。變法烹炮。則固不可。袁簡齋隨園食單云。鈎刀取生雞之肝。燒地炙熟鵝之掌。至為慘毒。物為用人。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不可也。至哉言乎。

山魃 焦僥

張船山太守有二僕。一曰劉升。甚長。名之曰山魃。一曰張芳。甚矮。名之曰焦僥。太守作詩合詠之云。一僮短小如焦僥。一奴長細如山魃。奴能抄書僮識字。一屋高低有奇致。先生或賦詩。焦僥磨墨亦若有所思。詩成棄其草。山魃繕寫偷作牀頭稿。先生燕居常閉門。焦僥侍立如無人。先生出遊行頗速。山魃一過市人縮。先生醉後山魃扶。焦僥趨趨猶提壺。先生貧極

焦僥瘦。山魃搖搖如學究。焦僥喜。山魃愁笑唬。幻作雙獼猴。山魃立。焦僥坐。俯仰雲泥人。兩箇山魃。一嗽焦僥驚。忽如天半聞雷聲。焦僥一怒山魃伏。左右如葵衛其足。吁嗟乎。先生無聊只好奇。焦僥山魃亦頗落落無威儀。無威儀。先生怒。山魃文。焦僥趣。詩謔而雋。

願為人婦

船山先生詩才超妙。性格風流。四海騷人靡不傾仰。秀水金筠泉孝繼。忽告其所親。願化作絕代麗姝。為船山執箕帚。又無錫馬雲題燦。贈詩云。我願來生作君婦。只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之句也。其傾倒之心。愛才而兼鍾情。可謂至矣。先生戲成二律以謝云。飛來綺語大纏綿。不獨青娥愛少年。人盡願為夫子妾。天教多結再生緣。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癡情欲放顛。為告山妻須料理。典衣早蓄買花錢。名流爭現女郎身。一笑殘冬四座春。擊壁此時無妒婦。傾城他日盡詩人。只愁隔世紅裙小。未免先生白髮新。宋玉年來傷積毀。登牆何事苦窺臣。亦詞壇一則雅謔也。

蔗蟲

蔗蟲性涼。吾杭極貴。出痘險者賴以助漿。然不可多得也。廣東潮州蔗田接壤。蔗蟲往往有之。形似蠶蛹而小。味極甘美。居人每多以佐酒。姚秋芷文承憲嘗賦二律詠之。其次首云。蘊

隆連日賦蟲蟲渴念寒漿解熱中佳境不須疑有盡庶生原可慶斯蠡草植之則正生此

所謂庶出也呂惠

似誰折節吟腰細笑彼銜花密口空畢竟冰心難共語一樽愁絕對蠻風

狀物極工

徐中山女

中山第三女名妙秀當靖難時金川門失守宮中火起傳言駕崩女憤痛曰當御正殿以俟之奈何出此高見卓論此與姚少師之妙同為一時奇女

野合

男女私奔名曰野合高江村天祿識餘云女子七七四十九而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而陽絕過此為婚則為野合此又一說也

寓錢

寓錢紙錢也寓者謂寄形象于紙也見唐唐臨冥報錄

步

周書王朝步自周黃公紹曰步輦也人荷不駕馬也殆即後世轎之權輿

三蘇祠對

閩有三蘇祠。其聯云。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八大家。長泰戴方伯燦手筆。見周櫟園先生閩小紀。

腹葬

遐黎生豎嶺以北。椰瓢蔽體。父母過五十則烹而食之。云葬于腹中。謂之得所。見陸次雲峒谿纖志。此較之天葬火葬鳥葬水葬。尤為蔑倫絕理。真禽獸之不若矣。

鬼畏桃

殯除桃菊。門設桃符。相傳桃可辟鬼。按淮南詮言訓。羿死于桃楸。注楸。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

方夫人詩卷

山舟學士嘉慶丁卯重赴鹿鳴賦紀恩詩四章。一時和者不下百餘人。學士品題以芷齋方夫人為最。夫人時年八十。手書和章。筆力蒼勁。出入南宮。宜其福與慧兼。為吾杭閨秀弁冕。是卷學士沒後年餘。先君於故紙中檢得之。函莊祿以供珍玩。後吾妹右紉適方芑堂明府懋嗣令郎。實夫人之從孫婦也。遂以此卷媵之。詩云。公堂濟濟肅冠裳。白髮當筵倍有光。蕊榜曾占芝草秀。宮袍重染桂枝香。但論才望無前輩。若在朝班亦首行。共道鳳皇將九子。

晚晴顏色似朝陽。前賢也復遇賓興。主眷如斯得未曾。揮翰玉堂千氣象。感恩金闕夢脈

稜公答客詩云他生願作街春風語吉看重聽。冬集書存有夙徵。公有前丁卯題名錄詩天子知公

文福大。頭銜仍賜一條冰。四詩清越夏瑤瑛。才算昇平雅頌聲。有識盡能知姓氏。重公原

不為科名。已傳鳳詔傾當世。定說龍門與後生。最是老懷欣阿賈。得隨杖履拜恩榮。猶訝

中科三篇真不愧作手。

蛻岩詞

夏日訪姚丈秋芷於羊城寓舍。適逢其啟篋曝書。手詩餘一帙示余。曰余不工於此。而子嗜

之篤。盍舉以贈。余欣然受賜。歸而讀之。鈔錄未精。而校讐甚覈。丹黃點筆。意義燦然。首顏曰。

蛻岩詞。署曰河東張翁仲舉填。亟觀跋尾。則樊榭老人手筆也。跋云。蛻岩河東人。幼從父官

於杭。與貞居子張伯雨俱學於仇山村先生之門。故詩文俱有源本。而詞筆亦復俊雅不凡。

足繼白石梅溪。草窗玉田之後。惜山村伯雨詩集僅存。而詞止三數闕。使人有零珠斷璧之

恨。不若蛻岩詞二卷一百二十餘首之完好無恙也。是本為余友金君繪貞鈔於龔田居。侍

御家。余從繪自今。予以甯借鈔。遂得充几席。研玩之娛。侍御所藏異書甚多。生平清介自處。

罷官後絕不竿牘當事。貧苦至食粥。聞其後書籍大半散佚矣。為之累歎。雍正改元十月二

十三日。樊榭生屬鶻書後。又二行云。近得長外史貞居詞一卷。又校定蛻岩詞訛字。消遣餘春。殊不冷落。第一卷內水龍吟。詠西池敗荷一闕。尾亦有二跋。詞云。水宮仙子歸來。為誰獨立。西風背。凌波夢斷。可憐零落。一奩環珮。雨葉敲寒。露房倒影。秋聲驚碎。問西亭翠被。將愁何處。空留得餘香在。最愛雙飛白鷺。鎮相依。夢邊頻外。舞衫歌扇。有人繡出水情雲態。西子湖邊。越娘舟上。憶曾同采。甚人今以上四十字集未老。花應依舊約明年。再跋云。此詞前段妙絕。後段不全。令人悶恨不已。又跋云。雍正甲辰。在趙谷林小山堂。得李西涯南詞本校。添為之大快。其他佳詞不及備錄。此本未知已付梓與否。當攜歸以俟好事者之采摭焉。

知訓見字

古人於知字往往作見字解。左傳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注云。喜見於顏色。呂氏春秋文侯不悅知於顏色。注知猶見也。淮南脩務訓。奉一爵酒。不知于色。亦作見字解。

程少山

程少山晉。杭之名諸生也。連試秋闈不售。遂棄筆遨遊。始而江西。繼而廣東。名公鉅卿。爭迎倒屣。余在家初未識面。至粵中始得訂交。深相結契。雅善作書。行楷篆隸。靡不精妙。尤工鐵筆。嘗為余作七十二鴛鴦樓印一方。章法勻整。筆意道媚。邊跋古雅。直造山堂小松之室。詩詞

多不自收拾。曾為余書聚頭扇。因錄存數首。莫愁湖云。春愁鄉思兩模糊。怕憶家山好畫圖。剛把西湖拋撇了。又教儂見莫愁湖。幼婦新詞四壁收。至今爭說舊風流。美人不是無情物。未必當時竟莫愁。無題云。卍字欄杆亞字牆。王梅花下小蘭房。金環低扣聲先透。銀燭輕搖影故藏。入座漸聞香子細。隔簾徐聽佩丁當。等閒未肯輕相見。半是銷磨杜牧狂。沈沈良夜解明璫。細數閒愁睡不遑。情作長吁眉鎖黛。時聞小語口生香。銀釭焰冷還相對。鐵馬聲淒更自傷。知道夜深寒氣重。褪將半臂卻分郎。亦可以見一斑矣。

感栗

說文。感。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名感栗。冬月寒氣驟發。其聲似之。豳風。一之日感發。二之日栗烈。注云。感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吳下田家志引諺云。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栗。正謂風吹籬落。聲似感栗。與詩意合。田家之歌。詠可以上媿風騷矣。

袍

逸雅。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事物紀原。以為始於宇文護。困學紀聞。以為始於隋大業。皆非也。漢輿服志。周公袍。成王燕居。故以袍。物原傳說作袍。古今注。袍者有虞氏即有之。則其制由來遠矣。

尖頭鞞

釋名鞞本武服。趙武靈王所制。常短鞞。以黃皮為之。後漸以長鞞。唐馬周以麻為之。殺其鞞。加以氈。開元中。裴叔通以羊毛為之。筆談曰。北齊全用長鞞。續事始曰。故事皮鞞不許著入殿省。馬周加飾。乃許也。周煇北轅錄。淳熙中。張子政往賀全國生辰。其俗無貴賤。皆著尖頭鞞。又釘鞞。見明史禮志。百官入廟。遇雨皆躡釘鞞。聲徹殿陛。太祖令為軟底皮鞞。冒於鞞外。出朝則釋之。

頻羅庵詩

山舟學士。以書名海內。而詩為所掩。然一篇之成。名流膾炙。雋詞獨絕。逸趣橫生。洪穉存太史評其詩。如山半鐘魚響。參天籟是也。公嘗曰。吾已為人役書。那堪更為人役詩。因不嘗作。公又自言。吾詩無所師承。而許周生駕部。獨謂其辨香丹淵。學士亦以為知言也。

雲貞寄外書

毛雲貞楚人。夫戍伊犁。毛以書寄至山東道上。有人拆而閱之。遂流傳其稿。洋洋數千言。詞意條暢。神情淒惋。真好家書也。是書繆蓮仙先生良曾刻入文章游戲中。近廣東有人於隨筆詩話中采列。點竄塗改。全不成文。後之讀者。宜從繆本為是。

河東山西

河東山西一地也。唐京師在關中而其東則河故曰河東。元京師在薊門而其西則山故曰山西。各就畿甸所近言之也。

雙聲

南史既佳光景當得劇甚。一語四雙聲。以今音考之光景二字不協。景字須作耿字音方合。然考隋避丙字以景字代之則音又不同。究未知景字六朝作何音也。

黃雀銀魚

明史言桂文襄芳在位有素絲之節。按文襄當軸其故人自家遣僕人至京道地送黃雀銀魚二壘。其實中皆黃白銀也。桂謂僕人曰。此地不好。傳語而主。南京去罷。不日除南京大理寺卿。故時有句云。若非黃雀銀魚力。安得南京大理卿。審是則史言不實矣。

土饅頭

古語云。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箇土饅頭。謂墳也。近有人又有句云。城外多少土饅頭。城中盡是饅頭餡。更警動。

罷官詩

王笠舫大令行梅罷官後贈李芸甫水部句云春在花光濃淡裏官如山色有無中讀之失笑嚴少峯太守罷守杭州許周生駕部宴之於孤山蘇公祠贈長律一首句云無端冷暖天難測如此湖山感易生讀之發慨

媿婦吟詩

東坡聞新會有仙訪之至古博里遇村婦肩媿具蓬髮短衣胸露兩乳口占詩曰蓬髮星星兩乳烏朝朝擔飯去尋夫婦應聲曰是非只為多開口記得朝廷貶汝無言訖不見見考甄志

百花冢

廣東番禺白雲山有百花冢明季有彭夢陽者眷一妓曰張喬喬歿後埋香於此諸名士各執一花環植其墓因謂之曰百花冢今已頽圯有鍾君者糾同志重修之

翰苑吏

前明翰林院有孔目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據案細讀疑誤輒告劉嗣明嘗作皇子剃胎髮文內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為長堪為君真善頌也吏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最以語忌為嫌既克長又克君殆不可用也。劉乃悚然易之。此吏可謂深識體裁者矣。

西施封神

蕭山土地祠為西施閭百詩有詩紀之見潛邱劄記又毛西河九懷詞載宋淳熙中勅封西施為土穀神曰芋蘿村土地先施娘娘。

朝儻

陳士元孟子雜記轉附朝儻朝當讀如朝夕之朝衛有朝歌齊有朝儻皆以俗好嬉遊故名其地其說甚新。

郭汾陽

郭子儀封汾陽王而郭淮亦封汾陽子是古今有兩郭汾陽矣然以今公之勳空前絕後則伯濟之蹟不足言也。

通文

李太白尋常談論俱成文理此其天才雋逸豈人所能及者今有人信口談吐好為藻飾而又鉤輅格磔舌本連蜷使聽者倦而思卧無怪宋義康王云身不讀書毋庸以才語相對也。

家弟家孫

今人於尊者言家於卑者不言家晉戴逵呼戴逵曰家弟班固書集稱孫曰家孫則知古人

反不拘此。又謝安石謂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家尊？謂其父右軍也。則稱人之父，亦可曰家尊。

李東白

京山李東白以能詩名。黃鶴樓七律最佳。後舟過雲夢，吟詩拍手一笑，躍入水死。見漁洋香祖筆記。何姓名蹤蹟，俱與太白相類耶。

物理

物理之精微，多有不可解者。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則動。南倭海蚌淚著色，晝隱夜顯。沃山石滴水著色，夜隱晝顯。木結實於野，而粟缺於倉。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戶。狐夜察蚊蚋，而晝不辨山岳。龍目昧諸物，而力能破金石。他如雪至潔也，而有蛆。銀至堅也，而有蟻。火至熱也，而有鼠。冰至寒也，而有蠶。虬聽以掌，驚孕以目。水母目蝦，璣結腹。蠟蟻以倒行，蠅以仰栖。堇養化銅，胡桃斷鐵。翡翠屑金，羚羊破鑽。角遇甘草而堅，牙遇木賊而軟。水之冷而有溫泉，火之炎而有寒燄。橘踰淮而為枳，樟過贛而化榕。蛭蝨至弱而殺蜈蚣，鼯鼠至小而制癩象。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則窮理之功難矣。

舉皋陶

呂望舉於釣，夫人知之。後漢書：馮衍顯志賦：皋陶釣於雷澤兮，得虞舜而後親。則亦舉於釣。

也

冥婚

今俗男女已聘未婚而死者女或抱主成親男或迎柩歸葬此雖俗情亦有禮意宋康譽之
昨夢錄云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則真奇聞矣然
周禮地官媒氏禁嫁殤者則冥婚之說似古已有之

名字通用

甲第貴宅也科目也蒲廬蒲葦也娠也夏小正十月元坤入於淮為娠注娠蒲廬也果贏也禁中大內也囹圄也
闌干廊蔽也眼眶也夜深也圖書經史也印章也玉版牋也帖也筍也歲蕤花也鎖也鴟夷
盛物器也河豚也黃門奄人也給事也貂璫貴戚也近侍也典刑老成人也大辟也飛廉人名
也獸名也管仲人名也藥名也皋陶人名也古木也考工記釋人為皋陶鄭司農注古木也閭內閉門也國門
也擣滌博具也海蜃也首蓓馬鬣也訓士官祿也緇衣僧號也詩禮篇名也王孫芳草也蟋
蟀也杜鵑花名也鳥名也龍鍾竹也老態也芙蓉木花也木花也山峰也劍也面也鏡也帳
也琅玕美石也竹也船舟也衣領也三尺劍也刑法也玳瑁美石也龜甲也玉環貴妃名也
唐睿宗所御琵琶名也夜光螢火也珠也璧也月也酒杯也玉樓仙人所居也兩肩也胸

臆潤蚯蚓也。漢縣名也。丹書。刑書也。誓書也。屠蘇。庵也。酒也。五經。聖籍也。酒器也。大有。卦名也。豐年也。玉堂。嬖幸之舍也。翰林也。夕陽。山西也。斜日也。郎中。官名也。醫士也。五更。養老名也。譙鼓也。庶子。官名也。支子也。庸嶺。聳拔也。承梁。小木也。小蠻。美人名也。酒榼也。一流。人品也。銀數也。律令。國法也。咒語也。枇杷。果名也。農器也。金井。井欄也。梧桐。葉上花紋也。秋水。劍也。眼也。繡毬。獅卵也。花名也。滿天星。花名也。爆竹也。過山龍。吸酒器也。山轎也。虞美人。花名也。人名也。詞牌名也。元宵。節名也。湯糰也。九華。山也。塔也。燈也。牙籤。剔齒也。書簽也。參差。不齊也。笙也。消息。周易卦氣也。花名也。詞牌名也。魚目。假珠也。漢武馬名也。

十二時

古無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而不言時。周禮馮相氏言歲月日辰而不言時。古所謂時者三時四時。皆指春夏秋冬也。後世曆法漸密。於是乎日分為時。左傳卜楚邱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杜注則以為十二時。雖不立干支之名目。然其曰夜半者。即今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禺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昃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日分為時。始見於此。後世一日分十二時。每時又分為二。曰初。曰正。而選擇家以子初為壬時。丑初為癸時。寅初為艮時。卯初為甲時。辰

初為乙時巳初為巽時午初為丙時未初為丁時申初為坤時酉初為庚時戌初為辛時亥初為乾時即今憲書所謂寅申巳亥月宜用甲丙庚壬時子午卯酉月宜用艮巽坤乾時辰戌丑未月宜用癸乙丁辛時是也錢辛楣曰都門法源寺見遼舍利函後題甲時又戒壇寺遼法禪師碑後題乾時又遼石幢二一題庚時一題坤時蓋金遼石刻多用斯為記也

薜荔

薜荔蔓生牆垣俗名巴山虎山谷間多有之楚詞山鬼云被薜荔兮帶女蘿是也梵言薜荔猶此言餓鬼出大藏服字函滄洋山人香祖筆記載之因思薜荔所結之果俗呼鬼蓮蓬杭人取其子沁作涼菜名目連荳腐皆有所本也

朱儒

人之形貌由於天賦晏子不滿七尺而為齊相裴公不滿七尺而為唐相夫何害焉然古人往往貴長而賤短詩曰頎而長兮又曰碩人頎頎鄭忌八尺而自娛曹交九尺而自負至臧武仲則魯人有朱儒之誚朱儒本訓短柱廣雅作株孺即稅也故以況短人初學記人部下引占夢書曰凡夢侏儒事不成舉事中止後無名百姓所笑人所輕矮子之為人姍笑如此可怪也

對聯

嘗見有人寫對句云。拳石畫臨黃子久。膽瓶花插紫丁香。愛其工巧。不知為何人之句。頻羅

老人嘗集蘇句。屢喜書之。獨攜天上小團月。茶自撥牀頭一壺書也。

妯娌

娣姒廣雅始作妯娌。方言作築娌。郭璞曰。關東兄弟婦相呼曰築里。

妻作夫誌銘

妻作夫誌銘。古今止一見。高文虎蓼花洲閒錄載云。熙甯末。洛中有人。耕於鳳皇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乃婦人撰夫誌銘。其文曰。君姓曹氏。名種。字禮夫。世為洛陽人。三十歲。兩舉不第。卒於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闈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嫻。篤行能文。何其天之如此。惟余聞之也。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之間者。生死數不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於鳳皇山之原。余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生子一人尚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為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生也浮。其死也休。終何為哉。慰母之憂。婦人而能文。達理如此。亦所罕見。按此誌。洪容齋五筆亦載之。而較此為略。豈傳聞異

詞耶。

帳

今謂簿籍曰帳目。按漢武帝記明堂朝諸侯受郡國計。注顏師古曰。計若今諸州之計帳。則此字之來已古。然韻書只訓幃訓帷。而無以簿籍為義者。俗作賬非。

葵扇

廣東新會縣出葵扇。葵非蕉也。騷人詩詞。往往俱賦蕉扇。其實蕉不可以為扇。故並無是物。且古人亦止言蒲葵。不知何以訛為蕉耳。

柴窰

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作將來。想見當日出樣之巧。陸魯望詩。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峰翠色來。此尚在柴窰之先。不知何時所作。漁洋山人言。曾見一貴人買一柴窰盃。其色正碧。流光四溢。余昔見何夢華丈為芸臺宮保辦貢。得柴窰一片。鑲作墨牀色。亦蔥倩可愛。而光采殊晦。或尚是均窰混真。然價二十金矣。

詩評

洪禕存太史作詩評。共一百餘人。每人系以八字。中惟孫淵如先生獨加少日二字。曰孫觀

察星衍少日詩。如天仙化人。足不履地。豈以晚年癖耽金石。有傷風雅耶。

詠旗亭畫壁詩

田大令溥句云。地當梅市宜浮白。詩入梨園亦汗青。對仗工切。

秩

王制九十日有秩。故以九十為九秩。據此亦止九十可稱。餘不當通用也。然容齋隨筆云。十年為一秩。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蓋秩有次序之義。故借作十字用也。今人曰七袞八袞。又改秩為袞。袞書衣也。並未有作十字解者。不知何以傳訛也。或曰。唐蕭至忠傳官秩益輕。杜少陵賦六官咸秩。本秩序之秩。誤從衣從失。今之偽亦由此來耳。

任城太白酒樓詩

任城太白酒樓詩多矣。余最愛大興舒鐵雲先生七古一篇云。結客須結賀知章。相士須相郭汾陽。此時當浮三大白。天地中間一酒國。公不必飲酒樓上眠。樓不必因公被酒傳。但道公曾飲此地。至今往往有酒氣。七尺之軀百尺樓。出亦愁。入亦愁。作詩尚有杜工部。上書安得韓荆州。除非天津橋南董糟邱。為公屈注廬山瀑。橫卷滄海流。漢江三百綠鴨頭。黃河之

水天上不再收感公痛飲日惜公狂吟身讀公古樂府知公謫仙人一斗亦醉一石醉萬古長愁無價賣海上釣鼈籠無竿江上騎鯨鯨無鞍身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脫千金裘飛上鳳皇臺踢翻鸚鵡洲沈香亭花見羞夜郎國鬼與謀須臾湯泉火城貉一邱惟有青蓮花開千秋我欲醉折花枝當酒籌而乃眼前突兀見此樓奇氣鬱勃讀之可下酒一斗

硯瓦

演繁露唐以前無石硯多用瓦硯今天下通用石而猶概言硯瓦也一說唐用鳳池硯中凹如瓦故曰硯瓦米元章云唐鳳池硯中凹受墨故用筆一掇墨飽而筆鋒已圓作書無不如意今硯面平正一經蘸墨筆鋒或扁或側此其所以不如古制也是非精於書者不能知之

太公

孟子曰若太公望是太公名望也史記齊世家云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封於呂尚其苗裔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是又名尚也索隱引譙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是又名牙也路史炎帝紀云呂涓字子牙是又名涓也太平御覽鱗介部七引符子曰太公涓釣於隱溪是又名涓也一人五名將何適之從以臆斷之望是其名子牙是其字尚是其官名所謂師尚父是涓則以得太公於渭陽因以名涓附會

涓則又涓字之訛也

行酒之法

行酒以碧筩為最雅。鞋盃則俗矣。號國夫人以鹿腸懸於梁間。結其兩頭。實酒其中。欲飲則去其結。而以口就吸之。雖豪而實不韻。金章宗以軟金葉薄如冬瓜片。製為酒器。令飲者愈吸愈不盡。名曰醉如泥。但不知其製法若何。宋楊某諱事十繪。令其妻以兩手捧酒。就其口飲之。名曰白玉蓮花盃。抑何無恥。

鄧會

吾杭學使者去任後。例於西湖設長生祿位。門弟子春秋辦香。名曰某會。而其始則權輿於鄧會也。聊城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瀾江。山舟學士於其歲試。補博士弟子員。去後因糾集同門。初為此舉。迄今幾及八十年。香火不衰。春秋來者皆本人之孫曾輩矣。鄧公督學江左時。有童生年四十餘。視其卷。署祖名可法。詢之。真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筆白下。有孕妾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脈。因家焉。閱其文疵累百出。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

伏波

今人但知馬援為伏波將軍。不知漢武帝時路博德討南越封伏波將軍。又三國志魏將夏侯惇亦封伏波將軍。

壽堂

今人於父母誕辰鋪陳慶祝之地名曰壽堂。大不可也。陸士衡輓歌云壽堂延颺。注壽堂祭祀之所也。又和靖先生壽堂詩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疏。茂林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讀此可知矣。

姬

葉石林燕語曰婦人無名以姓為名。如王姬伯姬皆姓也。後世不知遂以姬為通稱。甚至虞美人亦稱虞姬。然按左氏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虞獨非姬姓乎。美人虞國之後獨不得稱姬乎。惟後人以為姬妾之姬則失其初耳。

馬精化蠶

千寶搜神記謂馬皮卷女而化為蠶。其說不經。然馬之與蠶兩相感召。古者后妃享先蠶。天駟也。又蠶神曰馬頭娘。又周禮禁原蠶者恐傷馬也。又僵蠶擦馬齒。馬即不食。又蠶蛹治馬瘧。其理不可解。馬精化蠶。或者有之。而千寶之說則與槃弧娶顓頊女。生男為犬戎。一例荒。

唐也

白髮

說郭載有人詠鑷鬢云。勸君莫鑷鬢。毛班鬢到班時也。自難。多少朱門年少客。被風吹上北邙山。較坡翁白髮詩尤為婉摯。又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別有感慨。袁簡齋大令詩云。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此另是一副議論。文人之筆何所不可。

蘇小小

蘇小小。小有二人。皆錢唐名倡。一南齊人。人人所知也。一宋人。見武林紀事。明郎仁寶七修類藁。述其事云。蘇小小。錢唐名倡也。容俊麗。工詩詞。姊名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款洽二年。趙益貧。盼奴周之。使篤於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能落籍。不能偕行。趙赴官。三載卒。有祿俸餘資。囑其弟趙院判。分作二分。一以與弟。一致盼奴。且言盼奴妹小小。可謀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錢唐。有宗人為杭倅。託召盼奴。而盼奴已一月前沒矣。小小亦為於潛官絹事繫廳監。倅遂呼小小詰之。曰。於潛官絹。汝誘商人百疋。何以償之。小小曰。此亡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德。盼奴泉下亦不忘也。倅喜其言婉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耶。小小曰。趙司戶未仕之日。盼奴周給。後授官去久。盼奴想念。因是致疾不起。

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餘物一卷外有伊弟院判寄汝一緘乃折書惟一詩云昔時名妓鎮東吳不戀黃金只好書試問錢唐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小默然倅令之和云君住襄陽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事無倅乃盡以所寄與之力主命小小歸院判偕老焉元遺山虞美人詞云槐陰別院宜清晝人坐春風秀美人圖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此趙氏之蘇小小也春渚紀聞載南齊蘇小小墓在錢唐縣麻舍後蘇原在錢唐門邊去西冷橋不遠而元人張光弼詩香骨沈埋縣治前西陵魂夢隔風煙好花好月年年在潮落潮生最可憐注墳在嘉興縣前此必宋小小墳耳院判吳人安知不住嘉興耶竹琰老人力辨小小墳在秀州以錢唐之墓為妝點若知此條則杭嘉各得其一何必蹈爭墩之習耶

邱嫂

楚元王傳高祖過邱嫂餐聞其羹聲張晏曰邱者大也長嫂之稱也應邵曰邱者嫂之姓也孟康曰西方呼亡壻曰邱壻邱者空也言凡已亡空有嫂也三說似張為長

吳日章

七修類藁。吳日章成化時。激浦軍人。恆以詩句斷人禍福。有縣佐問之。批曰。癸巳年喜連連。正月十五打秋千。至期縊死。有書手方六七歲。其父以命問之。批曰。袖中一管羊毫筆。寫得杭城神鬼驚。後乃擅名書手。一舉人問之。批曰。人間金榜出。天上玉樓成。後會試放榜之次。日病卒。陶篁村全浙詩話。引某書亦載此人。但吳作胡。判一人云。一雙紫燕落池塘。紅粉佳人繞畫梁。後二子戲於池邊。同時溺死。其妻悲憤自縊。又判一人云。待等明年五月五。枯竹叢中苦又苦。果以次年端午日。山行竹根刺足。墜崖而死。術亦神矣哉。

進士不讀史記

宋荔裳方伯。在塾讀書時。有岸然而來者。則一老甲榜也。問小兒讀何書。以史記對。問何人所作。曰太史公。問史公是何科進士。曰漢太史。非今進士也。遂取書閱之。不數行輒棄去。曰亦不見佳。讀之何益。乃昂然而出。此事王新城尚書香祖筆記中載之。夫方伯非妄語者也。尚書非妄記者也。世界有如是之甲榜耶。異矣。

口語成讖

金主亮制尖靴極長。取於便鐙足底處不及指。時謂之不到頭。又制短靴。時謂之沒下稍。宣和間。婦人鞵底以二色帛合成之。名曰錯到底。理宗朝。宮人梳髻。曰快上馬。曰不走落。後俱

成讖皆服妖也。

虎狼

人之剛烈過分者。固粹不可近。然尚有可解。而陰柔者遇之。則有死無生。夫虎性至剛烈也。然曆觀類書所載。義虎救人之事。不一而足。而狼則從無聞焉。此虎所以或有比大人君子之時。而狼則亘古得小人之目也。

後身

輪迴之說。釋氏樂道。而儒者勿言。然古今記載。往往有之。如周穆王為丹朱後身。韋臯為諸葛後身。王曾為曾子後身。蘇軾為鄒陽後身。王十朋為嚴伯威後身。張方平為瑯琊寺僧後身。岳武穆張睢陽為張桓侯後身。宋高宗為錢武肅後身。趙鼎為李德裕後身。南唐後主為錢俶後身。真西山為草庵和尚後身。史彌遠為覺闍黎後身。胡濙為天池僧後身。常遇春為關壯繆後身。王陽明為天台僧後身。史閣部為文信國後身。則再來之說。或亦有之。未可以為盡渺茫也。

同氣之異

伍員伍尚之各行其志。孔子瑾之各事其主。皆並行而不悖也。而文文溪壁則異是。信國

之忠義。照耀天壤。為之弟者不死猶可也。從而仕元。無恥甚矣。當時譏以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其實兄難而弟不難也。

阿蠻

楊妃小字。外傳及諸書皆曰玉環。而唐狄昌詩云。馬嵬烟柳正依依。又見蠻興幸蜀歸。地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似妃又小字阿蠻。然徧考他書。未有見者。且阿蠻楊妃並用。文法亦似重疊。若以蠻瞞音近。明皇小字阿瞞。則本朝天子。臣下不應如此輕薄。姑存之以待博識者。

妒律

嘗見妒律一書。題廣野居士述。不知何人。雖屬遊戲。亦頗組織。因全錄之以資笑劇。○名例。一凡婦梳頭臨鏡。駕言從鏡中見夫與婢目挑。遂生嗔毒罵。併及丈夫者。擬坐以斷罪。不以律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迷網沈淪。聞蟻聲而驚。夢疑團莫解。飲弓影而成疴。是以披畫圖而含哀。詢洛神而赴水。羣狐滿腹。載鬼一車。以莫須有之情。比將母同之律。罪由自召。人亦何尤。一凡婦允夫宿妾。日間反覆議明。及至更深。猶復令妾針紉。若或忘之者。擬坐以公事。應行稽程律。笞二十。遲至三更者。加一等。判曰。春秋盟會。成事定於一言。戰國縱橫。趨向

決於片語。乃爾拘牽薄務。似存退悔之心。演習虛文。無非出納之吝。雖曰健亡。當不至此。爰引律法。猶覺從寬。一夫與婢有染。妻乃去婢小衣。以秦椒等辛辣之物。納入婢女私處。比照以污穢入人口律。加等發黑龍江。給披甲為奴。判曰。豈荒猶含。殊苦鹽梅之味。牡丹初放。何堪姜桂之投。即蛇蝎以為心。無此毒也。本豺狼而成性。豈其然乎。按律無可援引。加等從嚴究擬。○吏部。一凡婦見夫外入。故拈針線。兀坐不語。及再三詢之。一推而起。擬坐以無故不朝參公座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慵拈倦繡。祇念遠人。默坐低頭。為懷遊子。未有室家靜好。琴瑟和諧。見良人而轉嗔。聞溫言而添恨者也。婦德無極。女怨無終。律以朝參。正斯壺範。一凡婦有病在牀。沈沈藥餌。仍令腹婢稽查。丈夫與妾偶語等情。擬坐以納交近侍官員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珠沈玉碎。肯使鸞鏡塵埋。柳折花殘。不許鶯簧舌喚。即曰關心者亂。奚須壁後置人。若云在家必聞。夫豈沙中偶語。今乃展轉反側。殊多密探之煩。而迷夢沈吟。祇履他山之慮。官箴有玷。自當屏絕於遐荒。壺範斯懲。勿致悍成於跋扈。一凡婦每見人之内眷。必苦勸不可令夫納妾。媿媿不倦。擬坐以同僚代判文案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畫樓秘閣。共談閨內之私。密室柔情。細訴胸中之壘。聯牀握手。附耳訂謀。豈誠永漏話長。祇為深閨計遠。老璫衣鉢。官家勿使空閒。少婦傳燈。阿郎決難二色。比目何堪榴齋。並頭那許駢枝。第

彼婦各具肺腸。漫勞人別。參帷幄。家有制度。事屬越庖。自謀已非。代人難恕。戶部一凡婦。每同婢妾。觸牌點韻。嘻笑一堂。忽聞主人聲息。悉皆屏去。擬坐以脫漏戶口律。杖六十。徒一年。判曰。紫巖平鋪。象牌齊翻。玉筍霞箋。試展班管。漫揆瑤詞。乃老子興復不淺。而羣芳吹散。因何是。豈楚卒聞歌。競解中宵之甲。抑亦蘇生挾策。惟深兼併之防。罪坐發縱。奔逸免究。一凡婦值夫偶宿妾室。便偃卧不起。只推有病。及再三安慰。不覺盈盈淚下。擬坐以戶役不均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自是桃貪結子。故尋樹底留紅。原非浪逐癡兒。疑作花間戀蝶。不知樛木下逮。方可螽斯衍慶。爾乃烏啼殘夢。憐春色之將闌。花擾獨愁。恨秋梧之早落。猶然心懷固寵。念舊愛而情傷。志切專房。分新恩而腸斷。宛枯頓具。徒杖有歸。一凡婦容夫納妾。限夫往妾所。止以一更為率。遲歸則怨望詈罵。擬坐以丁夫差遣不平律。杖六十。判曰。命將出師。最忌從中掣肘。濟人利物。應須忘分推心。如其箱制刻期。恐致工多限促。必欲束縛計畧。定然此怨彼嗟。苟發縱之不公。當援律而予杖。一凡婦無子。畏人清議。陽為娶妾。私禁冷室。不令丈夫見面。擬坐以田地荒蕪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曆歲深耕。既無薄獲。憎人多口。爰挾陰謀。縱不學司馬公。夫人飾之入院。何至如白太傅。內子不使進帷。鴉過長門。夢斷朝陽日影。魚封永巷。魂消巫峽雲蹤。女有罪而幽囚。郎何辜而乏後。荒我田疇。律難輕貸。一凡

婦見妾生子。故將家業施捨僧尼。搬運母家。併與出嫁女。狼藉無度。擬坐以盜賣田宅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珠非蚌出。奚憐金穴銅山。篋自我操。即欲沙揮泥洒。綺紈蔽野。翠玉成塵。神誕佛生。結福緣於渺渺。老嫗少婦。填路壑於年年。甘心若教之鬼。甯惜叔孫之兒。惡其縱恣。律以攘竊。一凡婦聞親戚朋友娶妾。即行毒罵。併自咒以及丈夫。擬坐以把持行市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城門失火。未嘗殃及池魚。滕國防危。便爾憂先築薛。含沙射影。足徵鬼域之衷。打草驚蛇。預作網繆之計。罪狀似難比擬。情形那可姑容。律以把持。實為允協。一凡婦無子。恐夫買妾。強立己姪。或抱螟蛉。擬坐以斬人宗祀律。杖一百。刺配富古塔。絕產沒官。父母兄弟不行解勸。連坐。判曰。妒蚌難胎。久慮蛾眉之入室。牝狐幻術。陰謀蝶負之良圖。乃欲代馬以牛。更恐以武繼李。科其罪狀。投豺虎而誰憐。揆厥私衷。餒祖宗而莫顧。擬減等於大辟。宏施法外之仁。籍絕產而入官。詎資異姓之孽。在昔設謀決計。事雖首自妖姬。然而黨惡模稜。罰難追於醜類。禍因滋蔓。連坐非苛。一凡婦歸寧父母。必將丈夫愛妾。挈之同去。擬坐以拐帶人口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情懷水火。原非蘭茝之和。意介干戈。素乏壻荒之雅。攜手同歸。是何心也。與子偕往。保無他乎。察其略取之情。治彼杖徒之罪。一凡婦與夫議明。或三六九。或二八日。分潤於妾。乃至期齟齬。不令夫往。擬坐以收支留難律。笞五十。再犯者

加一等。三次者杖六十。徒一年。判曰：三分有二。宜加服事之誠。取二用三。古有貪殘之戒。爾乃渝盟割地。輒懷猶豫之衷。役志侵漁。漸現饕餮之態。當與不與。律固有條。初犯從輕。再犯加等。一凡婦故令陋婢。強夫枕席。以塞娶妾之念。擬坐以良賤為婚律。主婚者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錦衾璀璨。自宜軟玉溫香。繡帳氤氳。可無櫻桃翠柳。雖實命不同。允共葑菲薄采。而承恩非貌。奚堪魑魅偕歡。因濁酒麤布之謔。豈醜妻惡妾之解。進以匪匹。實為亂羣。責有攸歸。誰職其咎。一凡婦使婢年已長大。不令蓄髮。恐丈夫有見獵之喜。擬坐以嫁娶失時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芳草無情。隨春來而漸茂。綠楊何意。因時至而垂絲。惡竹筍之衝簷。刪其鳳羽。嗔薔薇之踰架。剪彼蓬心。自崔夫人不許麗服。而袁紹妻遂使髡頭。乃虞擲果而禁投桃。未咏標梅。而歌冰泮。不疑他意。祇問失時。○禮部。一凡婦年已衰邁。猶然脂粉翠鈿。以固寵幸。擬坐以服飾違式律。笞五十。逐出免供。判曰：翠鬢香雲。豔質曾邀帝寵。柳眉桃靨。嬌姿準擬人看。不知出塞明妃。顏華已非舊日。抱疴婕妤。形容頓異當時。乞憐未必希恩。掩袖殊令憎惡。態固難堪。情猶可憫。一凡婦蓄妾原非得已。乃自誇賢德。冀人贊美。擬坐以現任官輒自立碑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膏雨和風。令望應流於萬里。深仁厚澤。芳譽自播於千秋。故口碑載道。逢人惟說峴山。而尸祝由心。至今詠思棠蒂。何乃事因情近。名與實遠。詎

向人言攘為已德。苟傳聞不察。幾欲勒之貞珉。久假不歸。竟爾廁於賢哲。盜名有禁。功令宜遵。一凡婦暗令腹婢。借名罵奴僕。因及夫妻。併有子之妾。擬坐以公差人員役欺凌長官律杖六十。徒一年。主婦辨非主使。記過一次。判曰浪蝶狂蜂。奚顧新蓓嫩蕊。暴風驟雨。那管細果花胎。猶如狐假虎威。豈惜鼠投器忌。雖護身有符。苟犯法無赦。主婦記過。牙爪必懲。一凡婦買妾入門。必使魘鎮。或掛己褲於門首。或置棒槌於門限內。種種不一。擬坐以禁止師巫邪說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玉顏未入。輪迴九轉之腸。象管初吹。聲斷百年之夢。不用千金買賦。陰求片鐵鑄符。一紙硃書。宜投蛛網。數行秘錄。忽墜迷途。性情制以鸚哥。精爽攝為虎俵。是蓋幻而無跡。即或殺之泯蹤者也。淫現邪巫。痛懲遠屏。一凡婦因夫買妾。便設經堂。修齋禮懺。惟同僧尼往來。擬坐以左道惑眾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楊柳新栽。昨夜幾番風雨。茶蘼初架。曉來無數葛藤。蛾眉入而粉黛衰。鴉鬢添而鸞鏡掩。妝閣因而繡佛。琴堂用以繡經。寄怨毒於瞿曇。發幽憤於般若。淫豔甜尼。藉禪和而入室。貪癡釋子。披緇戒而踵門。閨闈從此踰閑。性情由之難制。是用履霜杜漸。故為首禁嚴懲。一凡婦嫉夫有妾。從旁嫁禍。造作流言。擬坐以術士妄言禍福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深情厚貌。鬢眉誤中。其猜嫌伏阱隱機。脂粉亦忘其伎。忌是以不言掩鼻。鄭哀以巧愛而驚楚姬。覆被殺兒。武墨以忍心而

殞唐後臨風煽毒向影吹沙不第讒言離開蓋實溺陷死生者也所當滿杖遠配遐陬○兵部一凡婦每夜卧必將牀前暗置桌椅等物周而布密以防夫有他適擬坐以假宿衛人儀杖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秦王宮裏未失狐白之裘漢后禁中誰通赭馬之跡不虞竊符之魏姬特恐偷香之韓壽豈乏防意如城之謀爰效入苙招豚之計坐以假借罰其愚騃一凡婦因夫夜起洩溺不行通知即疑其私婢生嗔毒罵擬坐以夜禁不嚴律笞五十判曰牀內青銅原屬懷姙之具枕邊玉盒用為護身之符乃崇垣何處飛奴簾外勿驚人影醒來夢話郎已夢到高唐醉後消魂身遂魂遊楚館彼固失告此則疎防一凡婦使用婢女不許面粉鬢油止令破衣敝履充作夜不收打聽丈夫外事擬坐以私渡關津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粉黛三千無有藏嬌之屋金釵十二屈為下陳之材况羅刹夜叉分途勾攝而山精水怪匿影潛窺出入自有關防內外豈容飛越爰書有禁城旦何辭一凡婦見夫入妾房言語即假借公事突入衝散擬坐以擅闖轅門律如止譴擾不作嗔狀引例未減笞五十免供判曰翡翠牀前方調鸚鵡之舌水晶簾外忽來獅吼之聲不徒花上曬衣未免腹中藏劍有心心術不端無心見識不到一凡婦度妾與夫正值綢繆之際忽喚妾起屬以他事擬坐以擅調官軍律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判曰酣戰方深浪子春風一度金牌忽召夫人號令三申既撤白

登之圖。詎有黃龍之望。墮功西徼。先軫之唾。固宜掣肘東臄。長舌之罪難賞。宥以生令。猶為寬典。督捕一凡夫入妾室。妾慮主母之嗔。因而逃入妻所。妻遂閉之。不令出戶。擬坐以窩隱。逃人律。杖一百。流徒尚陽墜。判曰。桃源有路。本期接引漁郎。梅子多酸。未便相延洞口。效紅拂之宵征。非得己也。豈文君之私奔。意何為乎。爾乃冥心已會。故託於李上蔡逐客之書。妙諦全窺。竟不學魯男子閉戶之美。汝既有意於窩逃。吾將按律而問擬。○刑部。一凡婦見夫與妾就寢。故意不卧。隔房頻問瑣屑事務。擬坐以聽訟。應迴避不迴避律。笞四十。判曰。鴛夢初諧。正慮窺簾鸚喚。蝶棲未穩。何堪聒耳蛙鳴。既干迴避之條。難辭撓法之譴。量從薄做。以蔽厥辜。一凡婦設榻於自己卧房。妾侍夫寢。必抱衾裯以就。即使合歡。不令暢遂。併不得謔語一字。擬坐以不應禁而禁律。杖六十。判曰。卧榻之側。本非鼾睡之鄉。忌者之前。又豈詎諧之地。桃花三汲。猶虞浪動潛鱗。鶯囀一聲。更怕驚翻宿蝶。是宜通禁。允此嚴懲。一凡婦因夫偶飲妓家。遂令端跪牀前。自仍假寐。更餘不允發放。擬坐以告狀不受理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蛟蝶偶入花叢。原非貪宿。蜻蛚薄游水際。未免沾濡。况風過帶香。何關薄倖。而衣沾剩粉。聊以娛情。爾乃頓發嬌嗔。罔顧黃金之膝。居然假寐。任憑玉漏之催。直變羊之巫。可誑而逆鱗之怒。難批矣。縣案過情。杖遣不枉。一凡夫調婢。婢極力灑脫。以致頰紅肉顫。妻乃不察。

仍搥婢毒打擬坐以官司故出入人罪律杖六十以增減輕重論判曰狹路相逢幾餌身於
豺虎投梭峻拒得幸脫於鷹鷂顛斷香肌蓋為雲橫烟鎖紅堆粉面豈關雨後霞生不申法
於強梁反宣威於弱質故出故入按律何辭一夫與妾寢旦入妻房妻乃託故啟釁需索首
飾衣服擬坐以因公科斂律計贓從重論贓未入手者杖六十判曰終年交頸曾無感於寸
衷一旦分甘遂矜懷於大賚翠環金縷非可要挾而求寶鈿綉衣務在隨宜而錫爾需索既
出於機心將擬罪應同於科斂一凡婦因夫娶妾假病卧牀不吃茶飯其夫委曲勸解仍忿
言詬罵及腹婢私進飲食則啖之人至輒復藏匿擬坐以畜緣作弊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
曰銀牙正辟何心翠金紫駝繡戶無人輒嗽金齏玉粒若彼陰險之情為鬼為蜮業已覘其
一斑矧其閉藏之跡如虺如蛇寧能防之久後縱茲不治長此安窮一凡婢薄有姿色見其
悄悄修容輒以誘漢痛詆擬坐以故勘平人律杖八十判曰桃花沐雨夫豈有意呈嬌梅子
含酸遽謂揉脂獻媚必了頭盡屬花面即毒口見其蛇心爾太多疑罪同故勘一凡婦看戲
見有演及妾妓者輒嘵嘵不止併罵點戲之人以及自己丈夫擬坐以決罰不當律答五十
判曰雅劇新聲不過逢場偶作芳姿豔質藉以合席同歡事爭選靡麗之情詞必出佳人之
口而乃覩花容而色沮聞鶯囀而神傷觸目驚心當歌疑謔誰家薄倖故開作俑之端郎實

猖狂。冀效跳梁之習。衾稠鼎沸。嫵友波騰。鼓焰無端。答懲有律。一凡婦責婢憤及下體私處。擬坐以決罰。不如法。於人虛怯處非法毆打律。成傷者答四十。判曰。前代腐刑。爰書久削。編民間割。憲典嚴懲。在男子而已。然况女子乎。何有爾。乃借公洩忿。聲罪討於包茅。乘興宣威。肆戈矛於夾谷。如驗有傷。按律究擬。一凡婦值夫外出。即將夫妾。併有姪之妾。陰賣。並不擇人論價。迨妾知覺不從。或以燒香等事誑騙出門。擬坐以監守自盜律。杖一百。發尚陽堡。同謀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小往大來。本蓄分甘之怨。母以子貴。愈深固寵之憂。詎料君子之遠行。恰值紅顏之薄命。一副狼心辣手。早定調虎離山。拔去眼釘。推入火坑。辱當罏而不惜。雖換馬亦欣然。傷情極矣。慘何如之。其最毒之元凶。固應遠徙。即為從之惡黨。勿令網遺。一凡婦端坐。令夫跪受刑杖。如不依從。即號哭不已。擬坐以威勢制縛人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毒龍飛怒。白日晦而海水揚。乳虎橫行。谷風生而狐兔伏。吼聲正厲。鼻息敢舒。彼既肆無忌憚。我持律以重懲。一凡婦多蓄婢女。每同夫對飲。不許婢立己後。恐美目之盼。向夫傳情。擬坐以誘人犯法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錦繡成行。勿使肉屏障後。鴛鴦羅列。莫教花障當前。蓋防對面芙蓉。密訂同心之約。燈前秋水。暗邀月下之期。不知慢藏之招。實為冶容之誨。爾故陷之罪。還責爾。一凡婦毒打婢女。其夫一言勸解。便謂私婢。愈加鞭笞。擬坐以冤屈

平民為盜律杖六十。徒一年。判曰：毒手老拳，勢難坐視。纓冠披髮，跡涉嫌疑。乃詞以情遷，卦因變動。貪非盜璧，浪指懷春。屈法枉贓，擬徒決杖。一凡婦不能容妾，反飾嗔作喜。以市賢名，願稱姊妹。無分大小，及妾入門，非禁即賣。擬坐以欺詐官私取財律杖八十。徒二年。判曰：夢中之蘭玉未占，被底之鴛鴦難共。琵琶隔院聲已遠，而莫疑鸚鵡異籠。語屢調而勿覺，願耳屬於垣。趾不旋踵，王丞相之驅車為凌諸婢，戚少保之內祖奚獲二雛。爾乃蜜裏藏刀，必欲花間逐蝶，狡亦甚矣。罰豈容輕。一凡婦與夫小有間言，便呼兄喚弟，肆行強橫，以壓制夫妾。擬坐以假冒官兵律杖七十。徒一年半。判曰：日麗雲開，風忽變而成颶。波恬浪靜，石偶激而生瀾。巧令如虎如狼，閔然吠聲吠影。恍若猛鷲搏鷹，不啻羣鴉噪鳳。蠢茲醜類，法所必懲。孰為主謀，訊明發遣。一凡婦舉動恣肆，因夫稍違，輒指稱聽信婢妾之言，哭訴妯娌鄉黨。擬坐以越訴律杖一百。發烟瘴充軍。判曰：冀握大權在手，先以蜚語整人。蓋因蠱惑於心，奚啻含沙於口。不知盜嫂之事，猶可解也。至若通姦之誣，豈能堪乎。天譴難逃，王章莫貸。一凡婦見夫有恙，便歸罪婢妾，醜言播告眾人。擬坐以假公營私律杖六十。徒一年。判曰：紙帳呻吟，遽稱此風之始。竹林偃仰，遂生為厲之階。豈知閨闈之事，甚於畫眉。乃以中箒之言，指為牆茨。意欲如將軍體備，因人言而驅姬。恐難同太傅暮年，以老病而放妾。假借疊端。

誑誣加等。一凡婦打罵婢妾。吼聲震外。併罵及親友者。擬坐以辱罵尊長律。無服。笞二十。有服。笞五十。期親同胞。杖一百。伯叔師友各加一等。判曰。虎牙橫噬。豈避賢豪。烈火蔓延。寧分玉石。西楚大呼。鐵騎重圍。辟易。河東一吼。拄杖落手。茫然。魚無耳而深藏。鳥高飛而色舉。此蓋司晨之牝。非特門內之妖已也。就族黨之尊卑。定科條之輕重。量從分別。予以自新。一凡婢年稍大。婦恐夫沾染。即行鬻賣。另買小者供用。擬坐以略賣人口律。杖八十。徒二年。若略賣至三口以上。枷號一箇月。發邊衛充軍。並追價入官。判曰。絲柳初垂。便關心於黃鳥。天桃未放。早留意於遊蜂。以防微杜漸之懷。作出陳易新之舉。刈菘竹以植黃楊。驅修翎而蓄蚱蜢。律以略賣。允蔽厥辜。一凡婦見婢垂髻。夫或屬意。竟不謀之於夫。擅配家奴。擬坐以屏去人服食律。杖八十。判曰。桃花含蕊。何須便嫁東風。蚌孕獨胎。豈遂揚輝北渚。預作納履之猜。何其遽也。陰為揜襲之計。不亦秦乎。擬以重杖。抑彼機心。一凡婦知妾有姪。故使勞力。以致墮胎。併令產中飲食失時。擬坐以窩弓殺傷人律。杖一百。徒三年。判曰。海棠新放。將有色而無香。萱蔻初含。幸漸開而結實。滿園春色。誰是宜男。共祝天生。若為乞巧。甫徵蘭夢。旋起鴟謀。致使瓜未熟。而蒂已離。木向榮。而心先蠹。覆巢豈容完卵。殺母必更傷兒。詎止暗地害人。是且明欲絕後。置之徽墨。大快人心。一凡婦因事與夫反目。即駕言寵妾。身投尼室。經宿不

回擬坐以背夫逃走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判曰久蓄疑猜苦無半隙稔懷怨恨巧駕片言禪關監室允為解脫之門妖廟淫祠本是藏姦之藪縱非紅拂之奔難洗緇流之辱投之有北永絕南還一凡婦抓碎丈夫面皮併嚙傷肌膚者擬坐以妻妾毆夫律杖一百徒三年願離者聽判曰情緒偶乘笑裂千端錦繡幽思乍觸怒敲七尺珊瑚狂飈發而松柏摧驚濤轟而蘭蕙損金閨虎坐玉潤羊眠既昧三從須嚴七出一凡婦特令腹婢私行窺探互相談論以致婦之面色忽白忽青微微冷笑擬坐以竊盜不得財律笞五十免刺判曰紗牕隙底潛聆蟻鬪之聲脂粉場中化作鴟張之態百螢惑眼千蠱累心蜀碎芙蓉吹上桃花之面南香含笑如唬漢女之妝薄笞少懲姑免深究一凡婦聞妓女送夫扇巾等物必搜尋裂碎擬坐以毀棄器物律准竊盜已行而不得財律笞四十判曰采蘭贈芍雖屬淫風煮鶴烹琴殊虧大雅况適情引趣非盡溪水之紗胎管呈憨悞認江皋之珮留之增為韻事毀之自取其尤○工部一凡婦置妾衾裯牀第故令窄小止堪一人獨卧者擬坐以造作不如法律笞四十判曰花萼誼重曾傳大被之風燕雀情深夙著聯牀之美即眉公之新式未聞狹彼規模非楚宮之細腰何故減其繩尺既稽古而無徵曷據律以示戒一凡婦因夫欲往妾所乃身先誘敵及酣戰良久已挫其鋒始令就妾擬坐以虛費工力採取不堪用律坐贓論罪杖一百徒

三年判曰。嫩柳堪折。方圖良夜佳期。而老蚌饒涎。反欲爭先奪食。壯哉銳進之氣。此處不饒。休矣。罷乏之兵。彼將何補。罪不止於阻撓。律應坐以虛費。粵稽贓跡。雖城旦而猶輕。究厥姦謀。迅決杖以發遣。

史閣部書

順治元年六月。攝政王遣南來副將韓拱薇等。致書明大學士史可法曰。予向在瀋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後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於清班。曾托其手泐平安。拳致衷曲。未審以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聞賊李自成稱兵犯闕。荼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遣一矢。平西王吳三桂。界在東郵。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擾。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感之。國家之撫定燕京。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

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敵賊。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羈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為天慝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為明朝崇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為敵國。予將簡西行之銳卒。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虛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羣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為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惟終始。寧忍隨俗浮沈。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為亂臣賊子所笑。余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為勞。書不宣意。可法旋答書曰。大明國督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啟。大清國攝政王殿下。南中向接。

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尚稽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敬為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莫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折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兇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栴梓數十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為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向。頂禮叩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具筐篚。遣使犒

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承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言乎。推而言之。然此文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繼統。是皆於國仇未剪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率皆以正統予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縷。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窺此幅幘。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為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乎。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讎為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為國死。竊以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

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天之憤。則貴國義問。烜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實為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寶昭鑒之。弘光甲申九月十五日。按史閣部答書用紅帖寫。皮面寫啟字。蓋印即係督師輔臣之印六字。每頁四行。連擡頭共二十字。原書存內閣。攝政王書載本傳。而閣部覆書不載。想當時諱之也。高宗純皇帝聖諭云。朕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為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旋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姦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而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况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餉頓竭。忠臣流

涕頓足而歎。無能為力。惟有一死以報國。不亦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誶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意也。予以為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天祥而生。則出稗野之附會。失之不經矣。恭讀一過。仰見我列祖聖度之大。

萬歲

馬伏波平蠻。吏民皆伏呼萬歲。此猶曰對將軍而頌天子耳。吳良傳註東觀記曰。門下椽王望。諂稱太守功德。椽吏皆呼萬歲。則誕妄矣。又新序。梁君出獵。見白雁羣。公孫捷下車拂矢。云。梁君援其手上車。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他人獵得禽獸。吾獵得善言也。自稱萬歲更奇。

鋼

世所謂鋼鐵者。用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泥封鍊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曰灌鋼。此乃偽鋼耳。鐵之有鋼也。如麪之有筋。灌盡柔麪。則麪筋乃見。鍊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次。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矣。見宋沈存中括夢溪筆談。

修竹楊家

唐楊相國牧江州人。四子發假收嚴發以春為義其房子以祝以乘為名。假以夏為義其房子以顛為名。收以秋為義其房子以鉅鑄鑣鑑為名。嚴以冬為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為名。盡有文學。登高第人呼修竹楊家。所以別於靜恭諸楊。亦猶桐樹韓家也。其取子名亦有謝莊風月山水景之意。

古字

古字不全。往往借字。如古無順字。若順也。古無真字。誠真也。古無是字。時是也。又古未有雙聲而其機已見。如不可為。何不為。盍如是為。爾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類。此二合之音。切字之原。與聲俱生。莫知所從來也。

李赤

李赤自比李白。後為廁神所崇而死。見柳子厚集。亦有十詩。在姑熟堂下。署李白名。東坡讀之。以為淺陋不類太白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說者曰。帝喜霸之能寫真。故催金賜之。而圉人太僕自愧。歎無技以蒙恩賚耳。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此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

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闈闔生長風。帝既見先帝之馬。當軫羹牆之念。反含笑而賜金。曾不若圉人太僕見馬能惆悵而懷先帝也。此解新奇而有理。

蓴菜

漫錄又載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蓴鯽之奠。晉張翰亦以秋風思蓴鱸。蓴生於春。至秋則不可食。何二公皆用於秋。云。不知蓴菜春秋二生。秋蓴更肥於春蓴。江南人於早秋宴客。必薦此品。北產固不解也。

繡帳錦帳

司馬溫公娶子婦。聞其家有繡帳陪贈。毅然不許入門。王荆公嫁女於蔡下。以錦為帳。未成禮而華俊已聞於外。一日神宗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亦用錦帳嫁女。急舍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為佛帳。夫以宰相之尊。一帳之間。矜重如此。近日蘇杭嫁資糜費。帷帳至有飾以珠玉者。其他之僭侈無論已。傷哉。誰挽此頽風也。

禽獸殉難

唐明皇每大朝會。有舞象。祿山在長安見而羨之。及篡位欲以誇諸胡。宴凝碧池。令牽象出。

象見非帝不肯拜舞鞭之號叫徹殿陛遂以不食死唐昭宗蓄一猿善諸戲帝愛之名孫供奉後全忠篡位此猴見座上非帝跳躍號哭觸階而死宋帝昺蓄一白鵝後見帝蹈海遂連籠自投於海中余謂毛羽之屬盡義者多盡忠者少此可以立一廟合而祭之以愧夫天下之人面獸心者

帝王別號

宋高宗自標其室曰捐齋後人以為帝王別號之始閱墨莊漫錄載宣和間蔡寶臣致君收南唐後主書數軸來京師內有發願看經文自稱蓮峰居士則五代已有之

成語對

劉黃下第我輩登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成語天然東坡所對見釋惠洪冷齋夜話

粵僧詩

廣東海幢寺僧今種魯連臺詩沈文慤收入別裁此外又有約游山陰五律一首云最恨秦淮柳長條復短條秋風吹落葉一夜別南朝范蠡湖邊客相將蕩畫橈言尋大禹穴直渡浙江潮一片神行有不可攬拏之勢

文人詩

從來工制藝者未必工詩。以心無二用也。然余謂非真文人耳。若真文人未有不能詩者。且文人之詩。方能入細。有明至今。騷壇之卓卓者。非即臺閣之錚錚者乎。熊鍾陵姑蘇懷古詩云。舊時江水舊時潮。難怪行人說六朝。飛過夕陽鴉點點。散來秋草馬蕭蕭。多年王氣山頭寂。昨夜鐘聲夢裏消。欲問興亡向何處。秦淮沽酒破無聊。風流悲壯何嘗有一點。學究氣也。

動物出土

甯波奉化瀕海一帶。有業種蚶者。血肉之品。出以種植。奇矣。然猶濕生化生之物耳。至西域種羊。理尤難解。又大竹林中有物。名筍根稚子。鼯鼠之類。略似人形。烹食極其鮮美。江西饒州一路。多有之。東坡有筍根稚子詩。

公牘

孫伯純知蘇州。有不逞子弟。與人爭伏字。犬當從大。因而構訟。靖康中小民。易子而食。有以肥瘠不均。因而涉訟。此等公牘。甚奇。

誤出經題

乾隆甲寅。浙江鄉試。易經題。誤出離為目。為火。宋方勺泊宅編。載符建中浙江鄉試。易經題。誤出為布。為金。無獨有偶如此。

錫字

懶真子載唐人作寒食詩欲押錫字以無出處遂不用按劉夢得不敢押糕字人人知之押錫字不敢者不知何人

押木字

王禹玉秋解試瑚璉賦上希顏氏願為可鑄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木端木官韻他卷率云粵惟孔門厥有端木並押于第二韻此獨于第六韻別意押之無不以為奇巧

太公年

太公八十遇文王相傳之說也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仍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體仁行義年七十二乃設用於文武剛遇東方朔減了八歲卻被宋玉硬展了十年幸而此老壽長拚再釣魚三十六百日可也

里老答縣官

前明慈溪令某公下車欲厲威嚴乃進里老謂之曰汝曹知滅門刺史破家縣令乎有桂姓者答曰邑士多習詩但知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他未之前聞也令默然

諱

國諱公法也。憲諱私情也。下為上諱，下之盡禮也。上責下諱，上之不情也。宋田登作郡，自諱其名。人有觸之者，即怒。於是舉州皆諱燈為火。上元放花燈，吏人遂書榜揭於鬧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又宋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曰兵士。其妻齋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人傳語曰：今日夫人供十八阿羅兵士。太保請官點兵士書，都下哄然，傳以為笑。刻意為此，必有爾許話柄。又某朝官諂事蔡京，呼之為父。合家不許犯京字。眷屬犯申飭，奴婢犯簪簪，賓客犯罰酒，自犯手披其頰，其無恥乃至於此。又宋裨類鈔載有上某官名申，最惡人犯其名。一日有知縣進見，問曰：某案如何矣？曰：業已申郎。上官微露其意曰：汝便不申也。罷對曰：此事斷含糊不得。卑職申郎守不理，即申監司。申監司不理，即申臺院。一次不理，申二次。二次不理，申三次。申來申去，直待申死方休。上官雖怒之而無如何，反笑而遣之。惹人搶白，是亦何苦。善乎杜祁公之言曰：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則所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焉？公帥邠州三日，孔目吏請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惟諱取枉法贓。吏悚然而退。父母之諱且不必，而况己名乎？

學生次序

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為長，謂受胎在前也。或以先生者為長，謂先後有序也。愚謂當以先

生者為兄。夫紀年者。紀生者將來所得之年。假令二人一生於除夕亥時。一生於元旦子時。則先生者不但長一時一日。而且長一歲矣。即使將來同年月日時死。而紀壽總高一歲。烏得不為兄耶。

四克

宋張汝弼。大正鄉試。主司命題。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榜發。被放。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四克。始克有濟。自以為經中再無四克。此生科名休矣。後淳熙丁酉題云。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同舍有與張相識者。厲聲曰。汝弼可賀。題中有四克矣。遂獲雋。

日月燈

王荆公在經義局。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首肯。見宋永亨搜采異聞錄。

拾遺記

王于年拾遺記云。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游。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奏嬈娟之

樂游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
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為表結薰茅為旌刻玉為鳩置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
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清
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冷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其何所至
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世俗謂游譙之處為桑中也詩中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蓋類此也白
帝子答歌四維八埏渺難測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峰丈梓千尋直伐梓
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溟海浦來栖息及皇娥生少昊曰窮桑氏亦曰桑邱此等
事蹟原屬渺茫不足信而所寫則一則淫豔浮詞也然其筆墨之間何等空靈縹緲自是晉
人吐屬若使唐人寫之不免尤長若使宋以後人寫之便黏皮帶骨惡狀難堪矣故前人以
小說惟漢為最雅趣觀極猥熟如秘辛一錄可知

尚主

前五代諸駙馬以尚主為苦宋孝武朝至有連名具免單者可笑也天子之女驕貴自不必
言然恃勢凌虐則不可也唐宣宗選于琮為塔連拜秘書省校書郎右拾遺賜緋左補闕賜
紫尚永福公主事忽中寢丞相上審聖旨上曰朕此女子近因會食一處對朕輒折匕箸性

情如此。恐不可為士大夫妻。許琮別尚廣德公主。亦上次女也。天子之女。且不可任性。况其下者乎。

臺閣詩

高文良公謝恩賜花翎黃馬褂詩云。冠飄雀翠天風細。衣染鵝黃御氣濃。齊次風宗伯。觀御射詩云。容節中和天子射。弛張高下聖人弓。何等正大。先文莊公恭和御製行竈詩云。依山列幔隨疎密。因地為壚各淺深。穿穴不須陶冶埴。拾薪端可澆烹飪。升烟遙結千廬白。移壘空存萬突黔。莫訝風餐兼露饗。自來增減重韜鈴。當時為人所稱。孰謂應制體不能工也。

奇逢

國初浙東亂時。諸暨陳氏女。年甫十八。為杭鎮撥什庫所得。鬻於銀工。逼之堅不肯從。杭人朱膽生尚御郭宗臣初義。釀金贖難民。知女之義。贖之。方至。忽友人某贖一童子。問之。即其夫也。翼日贖一嫗至。乃其母也。繼又贖一嫗至。乃其姑也。有兩翁覓妻踉蹌而至門。即其父及翁也。兩家骨肉。一時完聚。遂合卷結裝而歸之。此較李笠翁巧團圓更奇。莫謂天下無異事也。

日月如丸如扇

夢溪筆談或問余日月之形如丸如扇耶。即平圓余曰如丸以月盈虧可驗也。月無光日之曜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雖相值而不相礙。塗粉之喻明顯之至。

陽朔縣

阮芸臺協揆督粵時。有屬吏欲求劇縣。託宮保相知某公道地。宮保曰。官可自擇乎。可自擇則吾舍節鉞而為陽朔令矣。某問故。公曰。陽朔荔浦山水奇秀。甲於寰區。吾於閱兵時經過。今猶夢寐不忘。向以為一時戲言。而不知語有所本。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云。王侍郎贊中朝名士。有弘農楊蘧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談不容口。一日不覺從容形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公曰。某未曾打人。脣綻齒落。何由而見。因之大笑。後楊宰求選彼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乃知才人吐屬。真無一字無來歷者。

典故歧出

闍黎飯後鐘事。及御溝流紅葉事。屢見記載。而各具其人。究不知當以何為據。

重刻兩般秋雨盦隨筆後序

夫茗華刻玉異代摹鳥跡之紋安石碎金小史贊龍威之秘不有作者疇發新穎生後賢罔開塵網然世之拘文牽義者以咕嗶章句為可傳既叢災梨者以敝帚享金為能事孰識古人懲勸之旨半寓方言稗官附會之辭補徵文獻冰甌浣筆羅雅俗於操觚雪案謨觴彙古今而灑墨此余姻丈錢唐梁晉竹先生兩般秋雨盦隨筆一書所由作也先生性貫靈犀手為天馬博涉經典銅鼓扣識於茂先綺麗文章花管夢生於太白荒搭黃竹豈獸成謠奧埒淄蒲匪徒誌異仿小虞初志而比事訂訛參新唐書文而輯金綴玉隨之時義大而簡不敢珍秘枕中筆所未到氣已吞宜其風行海內奈經動地鼓鬢黃天妖孽化苗成溷煮鶴焚琴頓使此書原板湮沒無存而坊間翻刻利在混珠謬增魚豕誰為刻翠再辨驪黃先生賢甥許秦兆明府宦游鄂渚誼篤渭陽慨茲藉之失真集同人而讐校分漢水之一勺剞劂重新溯粵夢於三生精靈如晤越四月而事竣適余來漢皋囑為後序義不獲辭雖覩縷冗俗而愉快志神譬之醜俞審音疾雷不覺其響獲人運斲成風弗鈍於微矧導美在先忍淹韓陵之片石因人成事媿乏江郎之綵毫從此復汪淪之舊梓延梁苑之菁華秋雨聲多春風噓暖傳堪附驥樂泚筆於歸帆迹可留鴻寄遙情於江表

光緒歲次甲申季夏姻晚仁和王竑厚山甫拜手謹序於嘉禾舟次

重刻兩般秋雨盦隨筆書後

舅氏梁晉竹先生著兩般秋雨盦隨筆八卷徵奇考異抒藻擷芬久為藝苑所珍奈汪氏振綺堂舊板毀於兵燹此書風行海內故各省坊肆皆有翻本然魯魚亥豕惡劣至不可寓目讀者病焉之璉擬重付剞劂屢覓原刻不得適於黃星俞刺史案頭見之驚喜過望知其昔年在蜀以重值購獲者遂商借影鈔醵貲重雕並從汪子用表兄處假副本屬同志分校精審過之閱四月而工竣俾我舅氏著述曆劫猶新且還汪氏之舊是固博雅君子所同為愉快者已

光緒甲申閏五月甥許之璉謹識